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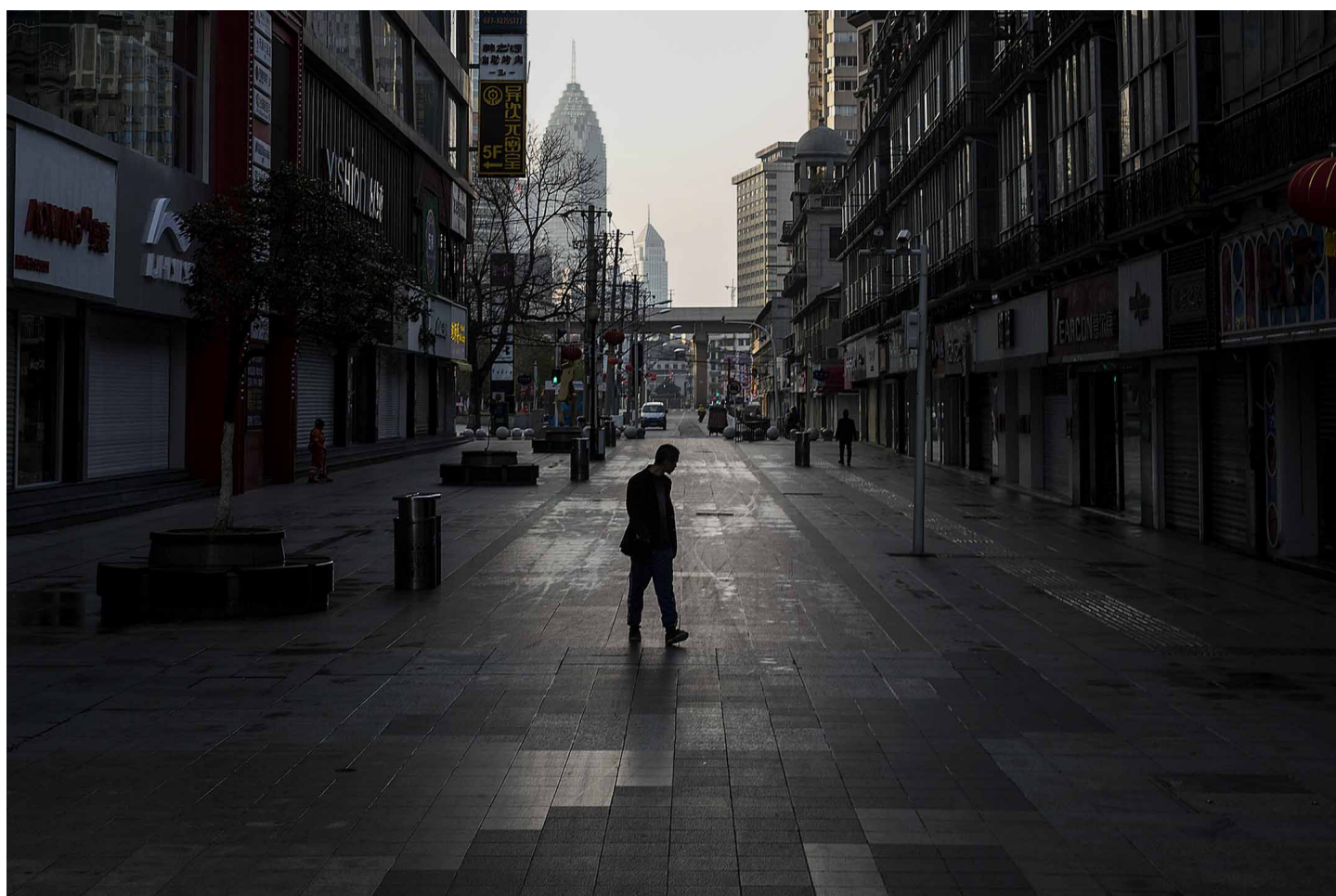
新冠肺炎 深度

疫时回乡记

“疫区”日记：我们都遭遇了信仰危机，在废墟上挑拣剩余的石头

他问，你知道那个骗外卖小哥的人么。我说，知道，找不到车，隐瞒丈夫发热，拜托外卖小哥把他送去医院，后来丈夫确诊。他说，你说是哪个的错，你到了那时候，想不想保命。

晓宇 | 2020-02-18



2020年2月13日，武汉一名路人在空荡荡的商店街上行走。摄：Stringer/Getty Images

【编者按】在上一篇日记中，作者写到他的外籍妻子带着孩子离开中国，而他选择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封城的日常，是等待的日子。而即便对于那些没有患病的人而言，时间也常常在拷问中度过——对自己的，对他人的，对信仰的。文章首发于作者微信公众号“世风”，端传媒获授权转载。

要是说有什么神奇的地方，就是封城二十天后，大家还没有失去幽默感。印象里，幽默应该第一批在疫区消失的情绪。愤怒和绝望的风暴后，幽默顽强地翻过身，重新站在平起平坐的地位。闷在家中催生的段子，塑料袋和水瓶拼凑的出行防护，地方上蛮横直接的标语，和疫情新闻一样地广泛流传。

没有病人的家里，时不时传来笑声。笑声比往常的大，笑点因为这场病毒降低。社区阻挡人出门时的方言，便能把人逗乐。大家也没有为了开心，特意去找喜剧或娱乐节目，那样的观赏仍然不合时宜。幽默一定要围绕这场疫情本身。这给了它不同寻常的含义。幽默不作一时的逃避，而是另一种提醒危机的语言。

姥姥在这场疫情中学会用智能手机。她之前对此的抗拒被每日与孙辈对话的需要打败。她花在短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与过去七十多年笃信不疑的官方媒体落了芥蒂。她知道了“辟谣”二字，把pi念做bi。电视新闻播报时，她走过来说，还在辟谣吗，我看要辟谣到什么时候。我被这句话逗乐，说，姥姥，你快成我们家的愤青了。

她是我们家中行动半径最大的一位，清楚知道清晨垃圾车来小区的时间，掐准时候出去透气，关门前返回。二月十一日后，她决定不再冒险。武汉所有小区实行封闭管理，有无确诊疑似都一样。我们吃惊该指令下达之迟。全国其它省份已有实践，唯独疫情中心的武汉，现在才开始推行。其实进了二月，小区保安就不断拿此开玩笑。

往年冬天，他们披军大衣，今年例外，裹着厚毛衣和袄子，外面罩上保安制服，把衣服撑得鼓起来，脸上还是那么干瘪，看上去很不协调。他们不能扎堆和群聚，每人分配到不同出口，在那里各守小屋。不再有居民来闲聊，保安以吓唬路人为乐，说，小区明天就封了，路就不走了了。居民听后奔走相告，到了第二天，大门敞开依旧。如此来回几次。



2020年2月15日，武汉一名司机在大雪中骑着电单车。摄：Stringer/Getty Images

等到小区真的被封，保安退回屋去，不再说笑，低着头，仿佛指令是被他们不幸言中的。

等到小区真的被封，保安退回屋去，不再说笑，低着头，仿佛指令是被他们不幸言中的。取而代之，网格员站在门口，戴红袖箍，中年，一男一女。男的不好说话，阴着脸，认定凡是申请出门的人都是没事找事。在此之前，我们未见过什么网格员，社区电话打不通，物业电话我打去，对方调低了电视的音量，问说，么事。我说，小区里有没有确诊的，消杀有安排吗。对方回答，不晓得，挂了电话。同日，武汉市委书记在电视上宣布，户数排查率98.6%。我说，那我们是1.4%。他接着说，人数排查率99%。我说，那我们是1%。

我们每三天派一人买菜，把宝贵的名额留给最需要锻炼的人。催生的斤两成了这场瘟疫中最可靠的事实。我们的体重达到历史的高点。除了姥姥外，没人坚持一日两次的锻炼。我在洗脸时发觉隔离对身体的改造。两手过了颧骨，往下，没有斜着抵达下巴，而是遇上圆弧的曲线，改变了路线。我的手又回去，感受从未有过的丰腴的脸颊。我又在下腹，屁股，大腿，甚至手指，发现滋生的身体。

这和肆无忌惮的喝酒有关。封城的十天后，我们挥霍无度地把二十年以来的库存拿出来，一件件消耗。父亲说，快喝，说不定明天就要被抓进去。他说“抓”，好像莫名的怪力把人掠走。指甲和头发野草般，发疯地长。父亲头发到了十年里的最长，说，晚上的时候，听见头发簇簇地往上冒。我也是头一回见他穿睡衣。我们家的男性都抵制睡衣，女性都契而不舍地想要改变这一点。

事到如今，城市还拥有日常的秩序。水电，网络，垃圾回收，街道清理，从过年开始连轴转，至今没有受影响的迹象。我恢复线上的工作，整理论文的脚注，向规律和秩序靠拢。李医生死后，我两天没法回到工作。加入的志愿者群仍不息地工作。大家谨言慎行，传递生命的通道，不能承受删查的风险。开始时他们协调物资，后来帮感染患者联系收治，收治进行的差不多了，转做非肺炎患者的就医和取药，安排无家可归的外地护工和建筑工人。大大小小，一切可能的协助。

蜂拥而至的求助信息，先一阵脑子发麻，等适应了，还有打电话验证患者信息的忐忑和焦灼。我把号码输进手机，过了一遍要说的话，全身紧张地拨过去。我怕听到匆忙、期待和绝望的语气。担心落空别人的希望，不是确信能帮到的话尽量不联系。落到志愿者手上，多是正常途径解决不了。碰到关机，要么是人没了，要么是找到了出路。

我接到身边人的求助，接连两次以失败告终。一次，一家人全部感染，剩下八岁的孩子，父亲是军人，驻地不能回。军队说可以接收孩子，但不能来接人。我们联系到武汉市。对方说，现在把任何武汉人带出武汉都是违法。我们说，要不然把孩子接到家里住。孩子母亲不同意，怕孩子携带病毒。第二次，朋友九十多岁的爹爹，不是冠状病毒肺炎，急诊需要手术，小区封闭后无法出门，120打通了，等车半日，又推给社区。我最后收到信息，居委会没车。我们不敢再打电话追问有没有解决。



2020年2月4日，武汉市以体育馆改装而成的临时医院内，工作人员正在整理病床。图：Getty Images

小区封闭后，志愿者出不了门。志愿工作是一遍又一遍地验证自己的无力。它与每天的失败作斗争。我们被要求等待，等待一场危机的过去。

加入志愿队，开始是为了寻找行动的可能，打发时间。即便在现场，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少。小区封闭后，志愿者出不了门。志愿工作是一遍又一遍地验证自己的无力。它与每天的失败作斗争。我们被要求等待，等待一场危机的过去。它也被称作是现代战役，不许全民皆兵，不许普通人牺牲和充当烈士。它把处于战争中心的绝大部分人变成旁观者。

最后的现场，来自一直在工地做安全监理的发小。他报名去了火神山，然后医院改造，然后方舱。漫长的夜班里，他给我发照片，讲糟心事。他说，事故一出来，什么样的人，一眼就看出来了。问他，他也不多说，只说，等到见面说。我说，见面，那要到什么时候。他发了一张热干面照片。晨光里，铺了牛肉，酸豆角，萝卜丁，辣椒，葱花，香菜。那是他下班时的惊喜。

他结束了工期，回家自我隔离。他问，你知道那个骗外卖小哥的人么。我说，知道，找不到车，隐瞒丈夫发热，拜托外卖小哥把他送去医院，后来丈夫确诊。他说，你说是哪个的错，你到了那时候，想不想保命。她事后还去找外卖小哥，希望提醒他，她是坏人么。生命突然成了选择题。这意味着运气，奢望，挣扎。没有做选择前，我们无法真实地认识自己。选择的出口处，就是责任二字。不可能在所有时候对所有人负责。责任是不可调节的冲突。这意味着时刻的欺骗，牺牲，放弃。选择无关个人的价值道德，而是在一如既往的荒谬生存前选择他人，选择我们到底对谁负责。

处事不惊的空气里，连挠痕都没留下。没有可供憎恨和原谅的对象。他们已经事先原谅了自己。

我们都遭遇了信仰危机，在废墟上挑拣剩余的石头。宗教无法解释苦难的必要，道德无法应对行动的乏力，传统无法表述现代的不公。没什么替代信仰，在这时候站出来说，我来。人们意识到长久以来依赖的信仰，只能够解释平稳不惊的日常，一旦被大浪打翻，就

没再冒出头来。有东西在注视着么，那怎么能无动于衷。有什么帷幕可以扯下来的话，大家会毫不犹豫地上去，撕开，看看后面的真理和安排。但是，处事不惊的空气里，连挠痕都没留下。没有可供憎恨和原谅的对象。他们已经事先原谅了自己。

母亲问我，为什么上帝没有来救在湖中淹水的人？我说，没有看到水花。不，她说，因为人已经沉在湖底。

一切都在倒计时。病床前在倒计时，开门商店在倒计时，路上的卡车和天上的飞机在倒计时，安静的城市和未知的隔离在倒计时。自由和生命一个倒计时，孤独和死亡一个倒计时。我们的赤身要被倒挂在哪个钟上。秒针移动的声音越来越响，越来越靠近耳边。震耳欲聋。



2020年2月1日，武汉一名快递员在外工作时戴着口罩。摄：Stringer/Getty Images

梦境现实的边界变得模糊。梦境开始延续现实，现实逐步入侵梦境。梦里也出现了口罩，消毒水，数字，空荡的城市。母亲在两年前执意换上隔离光源的窗帘。我在半夜醒来时，发现自己处于绝对黑暗的空间。开灯，拉开帘子，关灯，真正的夜也没有这么黑。它泛着暗白色的光。白日荒唐和苍白的，反而是夜在注视着你。夜一旦离开，我就自然地醒来。只有二月十三日的早上例外。母亲推开门，说，大事不好了，你还在睡觉。我说，怎么了。她说，今天增加了一万多人病例。

我认识到，除了吃饭睡觉，我还需要出汗。它能让我吃得好，控制发胖，睡的好，生活循环里重要的一节。抵抗隔离带来的身体改造，是最后能够实施的反抗。身体即政治。我跟着跳操，加大运动的强度，喘气，踩得地板咚咚响，汗水滴答。

“Keep digging, keep digging. Come on, Come on.”

我摊在地板，上气不接下气，转过身子，面朝天花板。

“Ten seconds, give me more. Dig! Dig!”

深深喘气，眩晕，头上的灯光打转。

“Four,”

身体也跟着转了起来。

“Three,”

心脏蹦蹦地跳，一时间只有这声音。

“Two,”

黑色的东西从眼前晃过。我闭上眼。

“One.”

我看到窗外的夜，它朝我们走来。



邀請好友加入端會員
成功訂閱同享優惠

如果你喜歡
就分享給更多人吧



热门头条

1. 舆情观察：李文亮去世后互联网上的一夜
2. 别让普通人李文亮，仅仅成为体制崩坏的注脚
3.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
4. 消费停摆、中小企业告急，疫情令中国经济付出哪些代价？
5. 新冠肺炎患者口述：我看着殡仪馆的车停在发热门诊侧面
6. 离开武汉的印度人：有人十二月得知疫情，有人回国就被确诊
7. 读者来函：当无处可逃时，我们无法再逃离这个时代
8. 郦菁：官僚体系与公民社会，谁是肺炎危机的答案？
9. 走在钢索上的各国政府：“撤侨”两头难、台湾尤甚
10. 实习医生来信：致每一位在疫区中生活的香港人

编辑推荐

1. 社会学家周雪光谈肺炎危机（上）：中国官僚如何失去了主见和能动性？
2. “疫区”日记：我们都遭遇了信仰危机，在废墟上挑拣剩余的石头
3. 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中）——“灯塔国”的黯淡与欧罗巴的抉择
4. “中医抗疫传说”是如何打造的？
5. 社区防疫如何展开：给香港政府的一堂公共卫生课
6. 刘擎：2019西方思想年度述评（上）——新冷战不可避免吗？
7. 柴春芽：瘟疫流行时，一个日本社区的生活
8. 对话刘绍华：“防疫”中国内部，缺乏伦理的医疗技术与政治文化

9. “拆分大企业！”：2020美国大选，与民主党的意识形态转型

10. 情人节片单：刁钻闪亮的爱情影剧十年选

延伸阅读

断货的米铺和停摆的习俗：“封城”传闻中的潮汕春节

这就是阿甘本所谓的“例外状态”，日常生活被扰乱，公共秩序失衡，安全感缺失，人人处于自危中。

读者来函：当无处可逃时，我们无法再逃离这个时代

我希望大家的愤怒可以保持得更久一些，不要疫情一结束就什么都忘了。

“疫区”日记：在撤侨选择前，我决定留在武汉与父母相伴

如果我这次撑到最后，全是凭借愤怒。

“疫区”日记：疫情蔓延时，我回到湖北家乡

此时自己和家人身处在疫情的重灾区，去哪里都是危险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返回北京，也不知道这个疫情会发展到什么程度，只能自求多福，也希望众人平安。